

# 宇宙之子

武  
华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中国文联出版

宇宙之子

武  
华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一九九三年八月·北京

(京)新登字172号

宇 宙 之 子

— 山庄文学丛书

武 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河北省承德市印刷厂印刷(承德市南兴隆街)

•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2插页 175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承德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000册

•

书号: ISBN 7-5059-0912-6/I·644 定价: 5.10元

## 序

李 霁 野

一九八七年六月，在北京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武华同志和我分在一个讨论组。会上，她作了长篇发言，谈她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修养，如何加强自身建设，内容十分丰富切实，我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说了一些称赞的话。我们的相识是这样开始的。

会议期间，她的一篇散文《炊烟消逝的时候》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我读了这篇散文认为写得满好。但我记得鲁迅先生的遗训：对于年轻的作者要防止捧杀和扼杀的危险。我只给她适当的鼓励，劝她深入生活，多读些名著。

别后我们通过几次信，她怕我忙、累，信写得很少。我很愿同青年人谈谈天，扫除一点自己的暮气。一天，她突然意外地来到我家。原来她想写老教育家潘承孝的事迹。那天，潘老的秘书一直把她送到“大理道”我的家，和我们夫妇畅谈了二、三小时。

我们和武华谈话总感到很轻松愉快。她说，她谈话时发了

“外气”，我不了解什么是“外气”，但对她所散发出来的青春朝气，倒是像面对新鲜空气一样，可以感觉到的。

去年，我收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85—1987散文选》，原来收了我最初写的一篇文章，我看到只觉得有点奇怪，我自己几乎已经忘却的文字，竟还有人理睬。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也收了武华的一篇散文，我随即写信告诉她，这是从她的第一本散文集中选出来的。

前些时，我接到她的来信说，她把一些报告文学作品组成一集出版，看来写作还是比较勤奋的。其中有一篇写的是潘承孝同志。潘老是河北工学院名誉院长，内燃机专家，但他对年轻的作家特别关心。我特别记得他在一次会上说，应当让武华和老作家如冰心、柯灵等多接触，对武华的成长定有好处。但这个意见似乎并没有得到落实。

另有一篇是写刘震华教授的。他是心脏外科专家。在北京开会时，震华总和我同住一室，他观察到我一直坚持劳逸结合的工作习惯，坚持每日散步，便保证我活到百岁。我说：“若活到九十九岁去世一定要回来向他讨命。”他说：“我可以起死回生。”今天，读到写他的文章我感到亲切。

她原有一篇文章写到区区，寄给天津一个刊物，一位编辑信上告她是准备发的。我看了看，删去了点，大概伤了原作的文采，此文终于不发表了，我觉得很抱歉。以后在一个省报副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现在也收到这本集子了。

这本集子里还有些文章，写的多是她所接触或采访过的教育界的先进人物。中国人口众多，特别在教育界，各方面的先进人物很多，有不少还是鲁迅先生所称颂的“中国的脊梁”。希望武华同志多多接触他们，多写他们的事迹，这是一种特别有益的工作。

6月26日

# 目 录

( 1 )	序.....李霁野
( 1 )	殊途同归
( 37 )	难忘那慈祥的目光
( 44 )	潘老的那双手
( 48 )	莫道桑榆晚
( 62 )	今天的阳光抚慰着他
( 72 )	拓荒者
( 81 )	山梅
( 98 )	明亮的眼睛
( 109 )	探索者的道路
( 125 )	天行健，君子们自强不息
( 143 )	酒旗星
( 155 )	走向太阳
( 178 )	凤凰交响曲
( 185 )	宇宙之子

---

## 殊途同归

天，并没有黑。夜仿佛降临了。太阳，被天空中东西南北滚来的云层掩埋了起来。黑云汹涌得如一群野马，似一群凶狮。

狂风怒吼，气温骤降，雷嘎啦啦在天空炸响，暴风雨就要来了。

在生产队劳作的农民扛起农具朝家跑去，小学校的学生顶着书包在房檐下呼喊。拉着平板车吃力地行走在飞扬着木屑碎纸的小路上的陈慧麻木了。他看不见闪电，听不到雷鸣，依旧不紧不松，不快不慢地只管走。

“陈慧，要下大雨了！快回家吧，放你一天假！”王宣队长在饲养棚里朝他喊。

超重的体力劳动拆散了陈慧的骨架，他先是感到浑身酸痛，不愿再走半步，后来便酸痛得连酸痛也不知觉了，只是机械地朝前

走。

“陈慧，放你一天假，回家看看。”工宣队长怕陈慧没听清，追过来告诉他。

陈慧已经半年多没回家，他一听到那个似乎已经十分遥远的“家”字，麻木的神经便奇怪得抽动了一下。他木然地朝工宣队长笑笑，放好车，蹒跚地在大风雨的裹挟之下朝车站走去。

“打倒黑帮！踏上脚！”门楼洞里一个呀呀学语的小孩儿。

“打倒特务崽子！我再踏上一只脚！”又一个稚嫩的吐不清字的小女孩儿的声音。

“我也踏上一只脚，叫他不翻身！”

“我还踏呢！”

“我还……”

叽叽喳喳的喊打声淹没了一个小男孩儿的凄惨的呼叫。

几个三、四岁的小孩儿把小脚丫一齐踏在那呼叫着的小男孩儿的背上。呼叫的小男孩儿不过三、四岁，光光的窄窄的稚嫩的小脊背上被穿着皮鞋的脚、穿着布鞋的脚，趾缝里夹着粪泥的光脚儿踏满了。

哭嚎，那无力了的拼死地挣扎般地哭嚎声多么熟悉！陈慧朝哭嚎声音赶去。

“是伟伟？！伟伟！”陈慧抱起满脸满身是泥是水的小儿子，解开自己那满是污秽的蓝大褂子的两个扣儿紧紧地紧紧地将儿子搂在胸前，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那双眼含满了泪水，瑟瑟抖动的睫毛努力地关闭。陈慧是不曾哭过的，他努力地使自己不哭。

眼睛关闭起来，泪又流回胸膛里。胸膛里的泪蓄满了，汹涌起巨大酸痛的波涛。他忍住、忍住不哭，上齿紧紧地咬住下唇不哭。可胸腔里却发出浓重、厚浊的呜咽。

雷声又起，暴雨来临。陈慧抱紧孩子麻木地站立在一片混沌的天地中！



回到家里，陈慧将一腔愤怒倾泄在爱人身上。

“你！你为什么不好好看孩子！你上哪儿去啦？”

“我把孩子托给邻居了。你单位打电话来让我去取一封你家从美国托人捎来的信。”说着妻子从口袋拿出一封信交给陈慧。

陈慧的手颤抖着。

陈慧的手颤抖了。

慧哥：

二十六年没见面了，二十六年没有音信。不知道哥哥你在哪里？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执教，因同事丁肇中博士回国访问，便请他带封信寻找您的地址，问问您的近况。如果您接到这封信希望你能抽空给我写一张便条。我明后年也许能回国访问一次，希望能见到你。

亲爱的慧哥：去年与丁肇中教授合作，发现了一个新的基本粒子。你大约也听说了吧，现在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在追寻其中之奥秘。

亲爱的慧哥：我已有二子，大的七岁，小的一岁。逸弟也在附近，玲妹在南方乔治亚洲。爸身体很好即将退休，正计划将其接到我处，欢度晚年。

一切安好，请勿挂念。

祝

健康快乐 希望你能接到这封信

弟 敏 敬 上

十月一日于波士顿

山穷水尽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陈慧哭了，哭的象笑。

陈慧笑了，笑了象哭。

亲爱的慧哥：

你信到的那天，我正在纽约城外200里处的实验室工作。知道你来信了，我兴奋得不得了。我的妻子世善也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我打了个电话，请她读信给我听。

我实在太高兴了！

回来看了两个侄女的照片，英气勃勃很是可爱。因我在实验室里工作，经常一个月昼夜不息。昨天才回家来看看（这是今年的第一次回家），所以现在才复信给你，请勿见怪。寄来的日历很可爱，谢谢。

知道你们生活得很充实快乐，爸听了很开心。我是早晚要回去看看的。爸大约是不愿再长途跋涉了。小逸小玲已经结婚，现均住美西岸。逸即将得到计算机硕士学位，以后也许会来我这边。

我是一九六四年在加州大学获高能物理博士学位的。66年结婚，68年来麻省理工学院教书。这学校在理工方面是美国最好的。69年至70年我与丁肇中博士一起在德国汉堡作实验，研究光及质子的作用。71年我们回到美国在纽约长岛的实验室工作。74年秋才发现了一个新粒子，牵涉到基本物理的大革命。明年我们将去瑞士日内瓦的欧陆核子中心继续研究。自发现新粒子以后，陆续有许多国内的科学家来此参观，如周培源等。黄华团长有一次请我们在联合国聚会，他们邀请我们回国来看看，也一口答应帮我和你联络。数十年的心愿终于达成，但愿不久能与你握手言欢。

我也想听听你的经历。

祝

康乐

弟 敏

分别了29年的弟兄俩陈慧陈敏终于相会在中国北京。十月金秋，颐和园昆明湖的碧波浩荡。一驾淡兰色小汽艇载着慧和敏及慧的十岁小女雪儿在湖面飞驰，犁出了一簇簇白色的浪花。

沉默无语。

哥哥陈慧象入定了一样看着小艇前面不远的湖面沉默；弟弟敏望着远方灰蒙苍翠的小山不语。奇怪了，这对同父同母久别的亲兄弟从地球的两个半边汇集在这里怎么竟一时语塞，半句亲热的话也难以出口？这可是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相会呀！哥哥慧是师范大学教授，是研究西方现代文学的专家，弟弟敏是高能物理学博士，是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博士的助手。难道是时间是国界职业使他们彼此疏远？陌生？拉远了他们的心理距离吗？

“大哥，母亲死得太早，只留下咱亲哥俩在人世间，您知道，我是多么……”陈敏无限深情地将小侄女雪儿揽在怀中，抚摸她稚嫩的小脸蛋，摆弄她纤细的小手。

“是，是呀，我也是。……”哥哥慧眼睛潮湿了，他扭转头，不说什么。

陈敏握住小雪右手四指，俯下头久久地注视着，久久地注视着。

“叔叔，你看我的手相好不好？”陈敏仿佛没听见雪儿的问语，依旧注视着。小雪不明白叔叔在自己的手掌上看到了什么，依旧问：

“叔叔，你看我的手相好不好？我将来能不能当科学家？我同桌的小红说他长大了要当大官，我不当大官，我要当科学家。叔叔你说是大官大呢？还是科学家大呢？叔叔您看什么呢？你说话！你说话呀！”

叔叔喜欢小雪的天真和活泼，她把小雪的手拉到唇边在手心上深深、久久地吻。当陈敏抬起头来的时候，一颗泪珠打在了小雪的手心上。

“叔叔怎么啦？”小雪惊慌了，忙问。陈敏将小雪一直伸着的四指折回，形成个小拳头，又把小拳头严严实实地包在自己大拳头里。

“叔叔你为什么哭哇？你在我的手上看到了什么？”

“雪儿，你还小，你不懂，等以后叔叔写信告诉你。”

可爱的小雪：

一别十日，一切可好？学校功课可结束了？暑假开始了吗？新学期又学了些什么唐诗？很想念你呢，多保重。

在北京多姿多采的生活中，有个活泼可爱的你，就愈显得回味无穷，乐趣盎然。颐和园中荡舟，北海看荷，印象最鲜明，你觉得呢？照片还在冲洗，很快就给你寄去。希望快乐的时光能够捉住些留在影片上。

你是个很好强的孩子，但叔叔有一点要劝你，你不要生气。叔叔是很爱你的，就是因为爱你才忍不住不说你。我们做人要宽宏要大量。每个人都有错误过失的时候，我们要原谅他们。同情的眼泪与爱的微笑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珍贵的。你认为呢？千万不要与人去争谁大谁小。与人竞赛，何不向自然竞赛？科学与艺术均是你的。愈向她挑战，她愈会给你报偿。听过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的故事吗？下次我可以讲给你听我们是如何在实验室证明它。

可爱的小雪，现在我来回答你我握住你的小手在看什么。当时我没有立刻回答你。因为我的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而且很酸痛很酸痛。你知道你的祖母很年轻，在你爸和我都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我一直在想，她故去之前一定非常非常悲痛。怕她的两个孩子不久也会死去。那个时候我才两岁，我对你祖母一点记忆也没有。长大了之后只能无数次地看你祖母的照片。我握住你的

小手看你的脸。你的手里有着她  $1/4$  的血液，你的身上有着她  $1/4$  的形象。你是我所知道最象你祖母的人。一双聪慧可爱的水灵的眼睛，一副端直小巧的鼻子，真象，太象了。你的祖母就在你的身上延续着她的生命。她在地下有知，必也能瞑目了。

小雪，你还太小，不懂这些。你只要知道叔叔深深地爱着你就够了。叔叔爱你，可是不能和爸爸妈妈那样和你整天厮守在一起。你要慢慢学会在生理和心理上照顾自己。如同园丁对待一颗最喜爱的花，叔叔只能定期地给你加肥、浇水、修枝。花儿要自己生根、发芽、长叶，自己努力往上长。好吧，谈到此。

祝你

欣欣向荣

叔叔于德国汉堡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了。刚9岁的小陈敏并不能准确地体味出“解放”二字有着怎样的确切含义。他每天都那么有兴趣地读哥哥给他买的小画书：《普希金童话选》、《伊索寓言》、《卖火柴的小女孩儿》、《东郭先生和狼》……陈敏不明白比他大7岁的开始读了中学的哥哥为什么每天每天的早出晚归？不明白哥哥为什么总是和父亲争吵不休？不明白哥哥为什么不愿和父亲一块儿走而偏偏要单独留在上海？他记得有一天父亲和哥哥因为走还是留的问题争得很厉害，两个人的脸都气白了。

“我就是不走，我不走也不许你们走！你们要是走我就去报告！”

哥哥要报告什么？报告谁？为什么要报告？年幼的小陈敏百思不解。

从此爸爸和哥哥不再争吵。从此，爸爸只是说回乡下老家种田去。从此，陈敏隐约地感到爸爸妈妈有什么事情瞒着哥哥。年

幼的小陈敏百思不解。

那一天，爸爸找了几个帮忙人忙活了整整一天：捆行李、打书箱、……一家人就要走了，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夜很深了，小陈敏翻来转去睡不着，他要等未归的哥哥。他知道他要随爸爸走了，而不是跟哥哥留下来。他用被角擦着眼泪，分别了，他会很想念很想念哥哥的，他竖起耳朵听在夜深人静时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他眼巴巴看着那黄底碎花的布门帘猛地一掀动，猛地闪出自己的亲哥哥来。啊！要走了，要走了的小陈敏会深深地思念哥哥的……

那一年，生母已逝，但继母尚未进家的那一年，爸爸一人在城里工作，没人照护弟兄二人。爸爸便把这一对小兄弟送到乡下小学校读书。不过十一、二岁的陈慧承担起带好弟弟的责任。

放暑假了，小朋友们都各自回到自己温暖的家，空荡荡的校园内只有陈慧和陈敏小哥俩无家可归。给爸爸捎信去了，为什么不见爸爸来接？哥哥两手托腮在校园门口的大路边蹲着，弟弟也两手托腮在校园门口的大路边蹲着。两双焦渴的眼睛迎送着过往的行人，迎送着过往的车辆。花心上飞绕的粉蝶，树梢鸣叫着的知了，潮湿的土壤中蠕动的蚯蚓已经对陈慧和陈敏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们想念妈妈，他们盼望爸爸。

小陈敏病了，发高烧、拉肚子。学校停了伙，哥哥一天几次只能用冰冷的水为弟弟冲洗满是稀屎的脏裤子，几次用冰冷的水为弟弟洗屁股、洗大腿。

病日益加重，烧不退，痢不止，满面潮红。陈慧将看门的老头儿王爷爷请来，求他用绳子将简单的行李捆个十字，求他帮忙在公路上拦辆马车。

土路不平，马车颠簸，陈慧将病中的弟弟搂在怀里，弟弟在哥哥的怀抱里昏昏入睡。

好暖和，哥哥的怀抱是妈妈的怀抱呀！

……

小陈敏回想过去，等待哥哥。

忽然楼道里传来脚步声，忽然黄底碎花门帘被掀动。

“哥哥！”陈敏猛地坐了起来。

“小敏，这么晚怎么还没睡？”

“哥哥你和我们一起走吧，你不走我会想你的，哥哥。”

哥哥坐在陈敏床边，亲切地抚摸着小弟弟光滑的脊梁。象是对弟弟说又象是自言自语：“哥不走，哥不能走，哥留在上海有重要事情要做……噢？桌上放的小人书怎么没带上，到乡下去买不到这些书哩！”

“爸不叫带。”

“为什么，为什么不叫带？”

“不知道，反正不叫带。爸爸还说，你哥要是问起你就说到乡下老家种田去。”

何须多问，聪明的陈慧一切都明白了。他仰面躺在床上，睁着两只大眼注视着棚顶，胸中却涌起不息的波涛。

弟弟敏太困倦，盼回了哥哥并没有说什么就很快入睡了。

陈慧侧过身，看着弟弟那张粉嘟嘟圆呼呼的小胖脸，心中好一阵难过。

他思绪万千，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等待他的是一个长达29年的骨肉分离……

慧哥：

两天前离开了波士顿，来这风景如画的瑞士日内瓦工作十天。色恩实验室是西欧几个国家的研究中心。地处法国瑞士交界。三面皆是高山，一面是日内瓦湖。天气好时可以望见阿尔卑斯山的主峰拔地擎天，白云绕腰，终年积雪。前年我们曾去爬过一座高山叫麦登峰我叫它地之角。在三千多公尺的高山上又突出一山峰约一千五百公尺高，为一菱形巨石，晶莹如钻石。登山中途因目

击二人落崖、遂返。瑞士民风朴实保守，数百年如一日。该国为永久的中立国，联合国机构多设在此。湖傍公园，绿草如茵，繁花若锦，喷泉林立，别出匠心。之后三年我可能大半的时间均在这里。在麻省理工学院只是教书而已，本身不能做太多的研究工作。再过三年，德国汉堡将完成一大型电子对撞机将成为新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我们也有计划转过去。以前我们也曾在那住过一段日子。

丁肇中八月间有回国之行，我则因有点小原因不能同往。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在中国，我猜图书馆里密密麻麻挤满了人。在此经常是巨大的阅览室只我一人。坐在阅览室写信给你，绿绿的地毯，明亮的日光灯，上百万册的图书，却只我一人（因为是周末）。令我想起小的时候在家里读书，只一支小油灯照亮儿。即使去图书馆也得在门口排上半天队。如此强烈的对照，常给我很多感慨。

我的经济情况很富裕，只缺时间。从早到晚每分钟都在忙，一年365天没有例外。吃饭都在实验室里。写信经常是在车上或飞机上。所以常常把你和母亲原来的地址写混。

祝

平安

敏

五月二十九日夜

分离了便是思念。

陈敏和父母来到台湾之后便以不同的方式思念着海峡彼岸的陈慧。

父亲闷闷不乐，不时地发着无名火，经常不断地暴饮高度酒。



然后是忧郁苦闷，暴跳如雷。母亲和陈敏知道父亲的心情，一见父亲的脾气发作时便都悄悄躲开，一任他将胸中的闷气发泄散开。

母亲，虽是继母，能和慧、敏弟兄俩相处得很好。继母是善良的，真诚的。慧和敏都喜欢这位小母亲。小母亲比陈慧只大两岁。在上海时父亲上班去了，小母亲和陈慧相处得如同姐弟俩。他们一起玩打娘娘、跳格子、捉迷藏……当谁都不肯认输的时候，“姐俩”还常常无顾忌地厮打在一起。猛听到父亲的脚步声时，这位姐姐一般的小母亲便危襟正坐，摆一身长者的派头。

“慧，去把身上的土扫干净。”

“是。”当陈慧走出房门的时候便再也忍不住笑了。

继母思念陈慧是无声的。她能象父亲那样大发雷霆吗？她只能把爱和关怀全部集中到陈慧的弟弟陈敏身上，毫不反抗地承受着父亲的冷酷和暴躁。

陈敏一日日大了，他酷爱古典文学，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屈原的《离骚》、李密的《陈情表》、王勃的《滕王阁序》、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他天生有极丰富极浓重的情感。在大量的古诗文中寻找他的寄托，寻找他心的共鸣。

他思念哥哥，他把思念哥哥的情绪酿成佳句写在日记本上。父亲、老师、同学们都惊奇地发现陈敏有着很高的文学天赋。可当作家，可做诗人。敏自己也曾立志终身从事文学。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读书到高三的时候为什么骤然突变。冷漠了他的文学，却对物理十分地钟情起来。

玻璃是由什么制造的？它为什么透明？为什么通过玻璃就能看到窗外的楼房、树木、青山、绿水……而纸却不能够？

那一棵白杨树，叶子油光翠绿，枝杈繁茂。地下水、地下养分是怎么样从地下上升到树尖的？这需要一种压力吗？这个压力要有多大？

北斗星座为什么呈勺柄形状？地球以外还有没有一个什么球